

# 困惑的王国

语言和人的讨论

李建华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KUN HUO DE WANG GUO

文化开放丛书

KUN HUO DE WANG GUO

# 困 惑 的 王 国

语言和人的讨论

李建华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**文化开放丛书**

**困惑的王国**

**语言和人的讨论**

**李建华**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6.125印张 122千字 印数: 810 1989年4月第1版

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—80505—131—1 / I · 131 定价: 3.50元

# 我们的期待：展望新的文化格局

## ——序

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存在形态。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这个民族的存在形态。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为寻找、开辟新的生存方式，作出了坚毅的努力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
所谓“新的生存方式”，无非是在文化意义上维新民族的行为活动、心理结构、思想方式和精神气质。中国传统文化是灿烂的、辉煌的、但也曾是没落衰败的。百年历史证明：传统中国文化无法应付今天的世界，无法支持中国民族接受当代世界的挑战。因此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，必须破除；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，我们应积极地为中国文化的新格局创造条件。

中国文化的新格局，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曾有的文化传统的完全否定，也不意味要建立的文化别出新意，是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；它乃是建立于对传统、对人类文化最充分的承认基础之上，并给予最充分的吸收。

正因如此，这种文化必须是开放的：它能够对各种思想、潮流、形式，作出自己的选择、判断、取舍；它是丰富的，敢于消纳迄今为止人类的文化创造，具有恢宏雄大的品格，因此，它是自信的，随时吸收新的东西，创造新的东西；它

是自重的，能不断扬弃自己的错误和糟粕。总之这种文化形态和我们今天生存的形态是一致的：变革和开放。

鉴于这一认识，我们决定编辑这套丛书，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加入这场伟大的变革潮流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作者提供机会，使他们有可能著书立说，看到自己的力量，发挥自己的才华，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建设，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这套丛书的著者，主要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学者。或许有些作者，是第一次发表专著。但他们不乏志向、胆识、才华，他们研究的课题、研究的方法等方面，富有朝气，对变革着的观念或有所裨益。

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。而起始的创造，都难免带有种种缺陷或弱点，本丛书亦然。学术问题不同于社会改革问题，虽则两者所遇矛盾都为复杂，但后者所遇问题常常是难以预计的。学术问题，责在主观。凡本丛书所存在的缺点，我们不求宽容，欢迎文化各界提出批评——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文化品格。

《文化开放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1987年10月 北京

## 作 者 简 介

---

李建华，男，1952年生。  
于北京，1969年下乡，1975  
年返京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  
系毕业。

主要论文有：《爱伦坡小  
说艺术的研究》，《诗本质与  
诗观念》，《艺术与艺术的传  
统》，等。

# 文化开放丛书

## 目 录

- 生命之诗——

人类学美学或自由美学

彭富春

- 从存在到毁灭——

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反思  
易丹

- 困惑的王国——

语言和人的讨论

李建华

- 走出美学的迷惘——

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

邓晓芒 易中天

- 史前意识的回声——

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

北明

## **“文化开放丛书”编辑委员会**

**主 编：方鸣 谢选骏**

**副 主 编：张志春**

**编 委：方 鸣 陈子伶 吴学金**

**张志春 罗益群 高福庆**

**谢选骏 李建华 朱 奎**

**责任编辑：朱 奎 罗益群**

**装帧设计：慈向群**

**封面设计：慈向群**

# 目 录

前言	.....	( 1 )
<b>第一章 语言与人的存在</b>	.....	( 1 )
一 人的存在	.....	( 1 )
二 语言的生命性与直觉性	.....	( 4 )
三 理性的逼近	.....	( 11 )
<b>第二章 语言与外部世界</b>	.....	( 21 )
一 语言的界线	.....	( 21 )
二 语言的真值	.....	( 25 )
三 语言的宇宙模式	.....	( 44 )
<b>第三章 语言与人的意义</b>	.....	( 58 )
一 人的意义的产生	.....	( 58 )
二 语言对人的意义的建设	.....	( 62 )
三 人的意义的内容	.....	( 83 )
<b>第四章 语言与人的精神</b>	.....	( 91 )
一 精神的产生	.....	( 91 )
二 精神的范畴和再发生	.....	( 99 )
三 精神的超越	.....	( 115 )
<b>第五章 语言的体系</b>	.....	( 127 )
一 第三体系	.....	( 127 )

二	混乱的秩序.....	(138)
三	永恒的矛盾.....	(152)
<b>第六章</b>	<b>个人的处境.....</b>	<b>(169)</b>
一	背景、占有和支配.....	(169)
二	语言的垄断和滥用.....	(177)
三	生存的再肯定.....	(185)

# 第一章

## 语言与人的存在

### 一 人的存在

自人类的意识觉醒以来，人就以不懈的努力通过神话、宗教、文学、哲学乃至自然科学，试图对人作出独特的定义：划分出人和自然，人和动物的本质及其区别。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；笛卡尔把思维活动判断为人的本质，莎士比亚诗意地说人是上帝的长子、万物的精灵；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为人的独特性乃是他的物种意义，因为只有人才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物种而不是一个个体…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，人为自己创造了无数这样的“本质性”定义。人们认为自己是价值的动物，工具的动物，语言的动物，符号的动物；是个能意识自己、意识时间的特级动物……总之，人如此急迫地努力，想把自己从自然、动物中划分出来。把这些进行归结，我们几乎可以得出另外一个关于“本质”的结论：“人是想超离自己的本性，从自然、动物中独立出来的动物。”这自然是“玩笑”。但我们还不能设想有什么动物具有人这样的自我意念。如果说“异化”，那么，人从根本上就是

一种异化自己的动物。当然，这种“异化”终究还没有超脱动物的本能，这就是一种脆弱的动物，而要在世界上顽强地存在下去。如果人先天地没有熊虎一样强壮的体魄，那么他只有通过别的方面异化自己，以完成比其它动物更有力的生存。在残酷的大自然中，所有的动物，都要以它最有利的方式进行生存。人也如此，人本能地选择了他的最佳生存方式。人和所有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生存的手段、生存的方式不同。这种手段、方式，导致他取得了最佳的生存效果。但是作为一种生命，他和其它的动物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：活下去，存在下去，这是人的意义，也是所有生命的意义。人和动物在此“本质”上进入了无差别境界。

人类的智慧通过几千年的努力，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种科学的、使人信服的人与动物的“本质”的差别。动物可以劳动，能使用简单的工具，动物有语言，有思维，虽然“简单”。动物有美感、有艺术、有同于人的喜乐哀怒的情绪；活的欲望，死的恐怖……我们至今还无法知道动物有没有祈祷，有没有时间，有没有“自我”，这也许是人类永远也不能确切知道的。我们对动物知道得如此之少，而自以为对自己知道得如此之多，这都是由于语言之故。人类从来天经地义地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，万物的统治者。人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源自科学，而是由于生存的需要。他需要把自己区别于动物，需要建立自己的生存自信，需要对自然万物进行征服。一句话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需要把自己的生存推置沉默的宇宙之上。这都是由于语言之故。从这点看文化的多重荒谬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人应该回望自己；就是人天赋动物

的本能，人和动物都有这一“本质”。除了生存繁衍人不存在超自然的本质。

这些坦诚的论述，是我们跳出文化的局限，从自然观对人的观照所获之结果。

然而，人不是昨天才被偶然地抛到了世界上。作为活的生命，他也不是像物体一样被安置在一个地方，就那样安然，轻易，一动不动地“存在”了。他随同自然，有漫长的发展过程。在漫长的时间中，他每时都有被大自然毁灭、淘汰的危险。作为生命，他必须抗争，主动地去寻找食物，躲避危险；想尽办法利用大自然提供给他的种种条件。同时，为了整个种属的延续，他还得结成团体，建立群体的秩序和稳定，平衡内部的骚乱和危机。我们不能确认动物有没有自我意识，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有的。他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存，意识到他生命的喜乐、恐惧、悲哀。他能通过意识自己，调节自己的生存；调节生存的欲求，调节自己在大自然中生存的行为。

从自然观来讲，人是如此的偶然，简单，他的毁灭、死亡，对大自然而言本是无足轻重的。但是作为人来讲，他的生存却如此重要，如此艰难，如此复杂：他必须全力以赴。“人唯一的意義就是活下去。存在下去”。这“唯一”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。构成了人为自己虚构（即创造）的无数神话、宗教、信仰、真理，科学、艺术和爱。因此，人只要存在，这种神话就要继续创作下去。人的自尊迫使我们赋予它一个可爱的词：“创造”。创造的本义就是从无中生有，像神话中的“神”创造世界似的。

人是动物，而人的理念却不能接受自己是动物的结论。他不能屈尊于所有动物之中，像动物一样地生存。这就是文

化根本困惑之所在，矛盾之所集。“人只要活着，就是动物”；而人一旦接受这一命题，人类的整个“文明”就要改变。关键的是，人类的“文明”不在于它的真理意义，伦理意义，只是“文明”的工具意义：它是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可靠的方式和手段。失去文明，人类便会像卵黄一样被大自然的风沙所碾碎。

看来，我们只有接受人的这种荒诞，不幸的现实。作这种阴阳两面的怪物。我们可以“跳出人的局限”以便“客观”地思考，但是我们无法跳出人自身去生活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以人来生存。因此我们无法不是动物，我们又不能即是动物，我们属于自然，却必须叛逆自然；我们身为动物，却必须反抗动物性。人是自身的敌手和叛逆者。我们无法避免这种荒诞、矛盾和痛苦，所以说这是人的命运。

看来，我们只能把人类的历史在新的位置上重复下去。孔夫子、柏拉图对他们自己是合理的；笛卡尔、黑格尔对他们自己是合理的；尼采、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合理的……。我们也只有在荒诞中为自身找到新的合理性，为人假设出新的“本质”、意义、光明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人类渴望生存。

## 二 语言的生命性与直觉性

这一节里，我首先要强调语言的自然性、生命性和直觉性。

语言是人生命的自然现象。我们不承认上帝，所以我们

把人先天的语言能力归于自然。总之，人先天具有语言的能力，凡有人群之处，自然会产生语言。最好的解释是人要生存，人的生存要求产生语言，于是就产生了语言。没有人的生命就没有语言，没有人的生存也没有语言。语言不产生在人的生命、生存之外。语言的目的，就是人的生存。人的生存是语言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意义，离开人的生存语言没有独立的位置和意义，语言活动就是人的生存活动。我们不能设想人为了上帝，为了外星球而产生语言。语言和人的生存保持同步，生存在哪里，语言在哪里。生存是什么状况，语言即什么状态（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生存，是人类宏观的生存）。语言的历程，即是人的生命、生存历程。因此，语言的客观性，物质性立足于它的主观性和社会性。

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自然发生的，那我们就没法用理性的批判严格地去要求语言的清晰、精确、严谨和逻辑性。如果每个人都有语言的生成转换的无限能力（这一能力由他的生命自由地支配），那么语言就是无法控制的。语言始终处于非组织、非统一状态。所谓的语言秩序，只是语言的混乱在自然冲撞中产生的一个平衡的结果。就像一条河，它的河床不过是河水顺于地势盲目冲刷，流拓的结果。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人的理性所不能理解和控制的。我们无法决定“盖帽儿”这一词语的产生，也无法阻止它的消失。汉语语言中古有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，而现代普通话则分有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四个声调。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变化，也不能预测其未来的变化曲线。至于语义的歧义、混杂、变化，更让人莫测、困惑。每一生命都有差别，每一生命都处于不同活动

中，每一生命在不同的活动中对同一语言词语都有不同的感觉、理解和使用。我们无法要求生命与生命同一，也无法求同语义的同一。

总之语言是人生命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它不是通过理性用人为方法制造的。它的活力、变化、多样性，只能从适应人的生命和存在上去解释。语言因其自然性它有生命；因其自然性它模糊、混乱、庞杂、不统一，使人困惑。

我们说语言是人生命的活动，第一是强调语言是体现人的生命的，生命的意志、要求、感觉、判断、指令……总之语言发自人的生命，只能发自人的生命。(即使是客观性描述的语言，它也发生于人对客观的观照。从这点说，语言先决地做不到客观，语言不能表述纯客观的事实、规律和真理。它在表述这些对象时，无法避开表述者的活的生命。纯客观的真理、事实、规律也许存在，但那是语言所不能表述的。这点后面将分析证明。)第二，语言是人的活动。维根斯坦说：“语言的意义就是使用。”语言只有在人的生存活动中才有意义，或说才为存在。当然这里的活动不仅仅是人肢体的活动。离开人的生命活动的语言是没有的。语言脱离人的生命活动便是语言的死亡，不再具有语言的意义。举例：埋在地下甲骨上的语言，是死的语言，不再具有语言的意义。除非那些学者重新和它们进行语言对话……进行语言活动。但是这已是今人的生命活动，不是古人的生命活动。是今人的生命对它们发生兴趣、想象、推测、认定、历史状态的模拟……。它们在今人的生命活动中重新恢复语言的意义，发生语义。

人的生命活动是整体、浑然一体的，把人的任何一种生

命活动从它的有机体中孤立出来，都是对生命的冒犯。但是我们要研究语言，就必须把它分离出来，停止它的活动、使用，把它视为一种独立的事实现象，这样研究才有可能。然而它的缺陷是语言这时已不是活的语言，它已离开人的整体生命活动的有机体，犹如人对心脏的解剖，仅是对死亡的心脏的解剖。也就是说人对语言的研究，都是对死亡的语言的研究。用它的结果解释活的语言，其中必有误差。而这种误差已被忽视，其更为不祥的后果，是在人的观念上造成人的生命和语言的分离。人们早已忘却，在语言中活动的是人的生命，人的意志，但人们将语言视为一种事物和事实。矛盾的是人如果不对语言进行反思，那么语言就永远不能为人所认识；而认识语言进行思考研究，语言便分离出人的生命活动，转为静止的物——失去它的活性。我们强调语言不是物，是人的生命活动。如果以上矛盾是无法克服的，那么对于清醒的人来说，语言这两种状态则应该给予分别——使用状态的语言与被观照状态的语言。可惜的是人们把语言的这两种状态混为一谈。因此，在人的观念上语言和人的生命被分割了。

如果我们说语言是自然性的，是蕴含人的生命的，是人生命的活动，那么从根本上说语言即是直觉的、而非理性的。

什么是“树”，这不用理性，人凭直觉便能判断。人在生活中不会对“树”发生误会。然而把“树”和理性联系起来的时候，便发生荒谬了。“树”，《辞海》P16的“树：木本植物的总称。”P1245“木本植物：茎内本质部发达，本质化细胞较多的植物。枝干一般坚硬而直立，寿命较长，能逐年生长。有乔木，灌木和半灌木的区别。”P90“半灌木：无